

她们文学丛书

TAMENWENXUECONGSHU

散文卷

美丽南方之夏日

残雪著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她们文学丛书·散文卷

美丽南方之夏日

残 雪 /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美丽南方之夏日/残雪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00.5

(她们文学丛书. 散文卷)

ISBN 7-222-02957-5

I. 美... II. 残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25348 号

策 划 杨世光
责任编辑 海 惠
封面设计 西 里
版式设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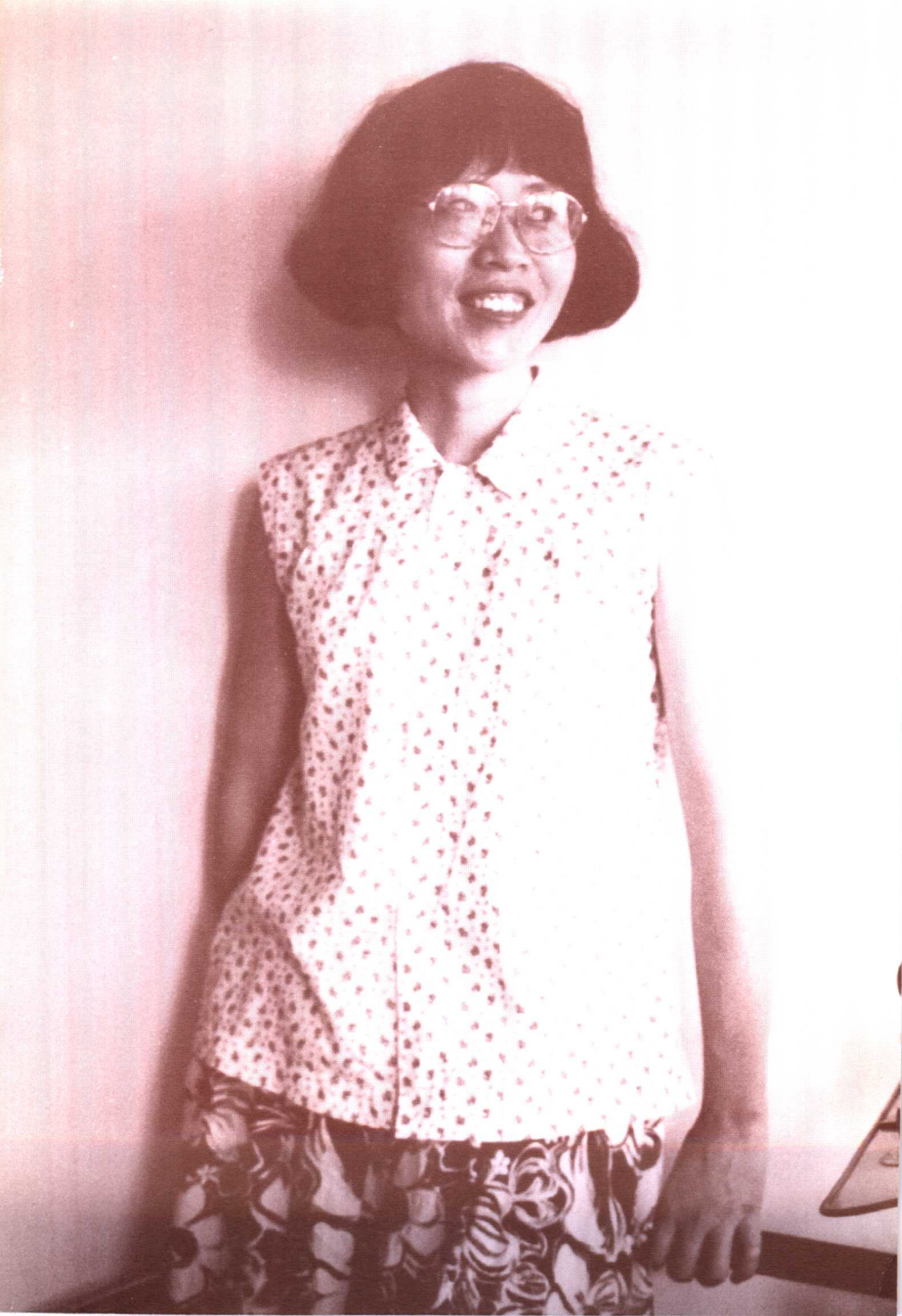
她们文学丛书
散文卷
美丽南方之夏日
残雪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
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印张: 8.625
字数: 148 千字

2000 年 5 月第 1 版
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 1-5 000 册

ISBN7-222-02957-5/I·780
定 价: 15.00 元



残 雪 ／ 简 介



原名邓小华，生于长沙。
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，至今
已发表约180万字。作品以小
说为主，中短、长篇都有，
1997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
版《残雪文集》四卷。已有大
量小说被翻译成英、法、日、
意、德等国文字，在国外出
版。另外还有若干文学评论
及随笔集即将出版。现为湖
南作家协会专业作家。

她 们

——“她们文学丛书”序

程志方

她们是她们。我们是我们。我们永远不是她们。

而且，没有她们，便没有我们。

是她们，孕育了人类。

是她们，拓开了文明。

没有她们，世界是残缺的。

没有她们，文学是跛脚的。

她们的存在，使世界完整。

她们的存在，使文学鲜活。

在传统面前，她们是最坏的女人。

在未来面前，她们是最好的女人。

有了她们，我们才可以超越历史。

有了她们，我们才可以赢得明天。

因此，我爱她们；我们爱她们。

于是，有了“她们文学丛书”的构想。

中国女性文学从这里走向新的辉煌。

中国女性作家从这里登攀文学的峰峦。

她们将给我们：

另一片蓝天白云，

另一轮明月朝阳，

另一双眼睛，

另一座家园。

来吧，

我们和她们。

目 录

她们

——“她们文学丛书”序 程志方

第一辑 自我阐释

- 3 美丽南方之夏日
- 14 最最纯净的语言
- 17 虚空的描述者
- 19 名人之死——残雪谈艺术
- 26 我在那个世界里的事情——致友人

第二辑 卡夫卡的意境

- 35 蜕变——从混沌到澄明

目 录

- 81 走向艺术的故乡
- 119 来自空洞的恐怖
- 133 阴郁的生存处境之歌
- 137 分段修建——艺术家的活法
- 143 梦想成真
- 150 折磨——艺术家的一分为二
- 155 良心的判决
- 160 永恒的飘泊
- 163 拒绝生活的生活以及由拒绝所证实的生活
- 169 卡夫卡的布鲁娜姐之歌

第三辑 博尔赫斯的意境（12 篇）

第四辑 精品探索

·她们文学丛书·

目 录

- 237 艺术复仇
248 灵魂疑案侦察
260 先王幽灵之谜

第一辑

自我阐释

美丽南方之夏日



1957年，父亲作为《新湖南报》反党集团头目被划“极右”，下放湖南师院劳动教养，母亲被遣送至衡山劳改。1959年，全家九口人从报社迁至岳麓山下两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平房，每人平均生活费不到十元，又遇上自然灾害，父亲既无储蓄又无丝毫外援，全家老小挣扎着……

南方的夏夜，神秘无比。当纺织娘和天牛之类的小虫在外面的树丛里叫起来的时候，六岁的我又开始梦游了。

厨房隔着天井，里面黑糊糊的，推开门，就听见一些可疑的响声，是一个人在那里走来走去。我蹲下，将手伸进煤槽，一下子就做起煤球来。天井里传来“呼呼”的闷响，是外婆手持木棒在那里赶鬼，月光照出她那苍老而刚毅的脸部，很迷人。她弓着驼背，作出奇怪的手势，叫我跟随她。我摸黑走下厨房的台阶，外婆冰凉的手一把捉住我。我随着她在我们新垦的菜地边蹲下，我记得当时我醒了。月光下，她的全身毛茸茸的，有细细的几缕白烟从她头发里飘出，我认定这烟是从她肚子里钻出来的。“泥土很清凉。”她嗡嗡地出声。我摸了摸，的确很清凉。“只好屏住气细细地听，就有一种声音。”她又说。我抬起朦胧的眼睛，看见晴朗的夜空里满是亮晶晶、蓝汪汪的大水滴，一种模糊而清晰的响声无所不在：“踏、踏、踏……”我记起在白天，我朝山涧的溪水里扔了一个布娃娃。

“茅厕里盘着一条蛇。”我扯了扯外婆的黑袍子。她一动也不动，沉思地支着下颌，浑身散发出干柴草的气味。

“如果蟒蛇追你，你就要绕到它的后面去，你只要绕到它后面，它就转不过弯来。我有一个表伯，被一条蟒蛇缠住下半身，他用手心接住伤口流出的血，将衣袋里的一包雄黄倒进去，蟒蛇舔吃之后，立刻就死了。你要是饿了，我这里埋着一个饭砣。”她从泥土里掘出一个植物的块根，抖了抖泥沙递给我。我们一直坐到下露。后来我睡

着了，看见天上挂着的那些水珠发了疯地往下掉，整个夜空亮成夺目的一片。早上醒来，发现自己已在铺上。或许根本就不曾有过什么梦游？这事永远是一个谜。

厕所是山坡上的一个茅棚，离我们的住房有五十米远，那里面常年埋伏着一只蜥蜴。时常，我在夜间硬着头皮去解手，但总在中途吓得大哭起来。“崽崽呵，崽崽！”外婆喊着我的小名，“咚咚”的脚步在黑暗里由远而近，手中握着燃了火的杉木皮，一下一下划着弧形，还大声咳嗽，为我壮胆。“你要想一些红的、亮的、发光的东西。”她用指头敲着木板门说。纺织娘和天牛在叫，蟋蟀也在叫。蟋蟀的叫声是黑的，我不喜欢，天牛和纺织娘则是亮的，还有猫头鹰也是黑的。夏天是亮的，四季中我最喜欢夏天，冬天则是黑洞洞的，有樟脑丸的味儿。

家里烧不起煤，外婆带领我和两个小弟上山去耙柴草。太阳很厉害，林子给晒得“喳喳”作响，松毛虫动不动就掉在身上。每当我们身上出现一块红肿，外婆就连忙朝那肿块吐一口唾沫，揉几下即说：“好了。”然后诡诈地笑起来。伤处还是火辣辣地痛。柴草装满了箩筐，外婆就坐下来休息。她甩掉额上密密的汗珠，眯缝着老眼打量太阳，然后又开口讲起那个老而又老的故事：“我们家里有个舅舅，从一个和尚手里得到一件背心，穿上之后冬暖夏凉。”“要是我有一千块钱，马上去买一件那样的背心。”

我睁大眼睛，遐想连翩。“那种背心是买不到的，只有法师才有。”

外婆年轻时一定是个眉清目秀的美女，她的牙齿很白，很结实，能咬断细铁丝。她是异常刚毅的，但周身总是缭绕一种神秘的气氛。她会在睡下之后突然惊醒，猫着腰去监听一种不明原因的骚响，还用手中的棍子拨出哗哗的声音。有一次我试着问过她，她眨了眨眼，矢口否认。她认得山上的每一种野菜和蕈类，每天都用我们采来的野麻叶做成黑糊糊的粑粑当饭吃，还叮嘱我们：“嚼得越久就越甜，口水里面有糖。”我试过，果然如此。她给那些菌子取出最好听的名字：包子菌、凉山菌、红衫菌、公主菌，等等。靠着这些野菜和菌类，我们才保住了性命，而她，因为绝食和劳累，终于死于水肿病。她躺在我们那个大床上的一角，全身肿得如气枕，脸如尸布，下陷的两眼闪出刺人的亮光。她反复地告诉我们：电灯的拉线开关上站着两只好看的小白鼠，正在做游戏。“下来了！下来了！捉住！！”她大叫，眼中泪光闪闪，面孔上冷汗淋淋。在她安静的时候，她就凝视窗户上的那片太阳光，带着笑意问我们记不记得夏天的事。“其实鬼是没有的，我活了六十岁，从来也没见过。”她握着我的手说。她的掌心潮润，发热，完全不同于往常那种冰凉舒适。临死前有人送来了补助给她的一点细糠，她再也咽不下去，就由我们姊妹分

吃了。糠很甜，也许是外婆的血，那血里也有糖。我们喝了外婆的血，才得以延续了小生命。

外婆死了，但我一点也不悲伤，我还不能理解“死”的含义。在我的概念里，“死”只不过是一件黑的、讨厌的事，不去想它就完了。只要火红的落日从茅厕后面掉下，塘边升起雾气，我蹲下来细细一听，就听到了那种脚步声：“踏、踏、踏……”炎热的空气发出啞叫，天地万物都应和着这庄严神秘的脚步，夕阳的金门里窜出数不清的蝙蝠，我的小脸在这大的欢喜里涨红了。

到今天我仍然有这个习惯，就是屏住气凝神细听，那脚步声在我的血管里响起了。经常地，它竟会震昏我的头脑。

父亲戴一副近视眼镜，做起事来兢兢业业，有板有眼。从食堂买回的钵子饭少得可怜，他便想了一个办法：用筷子轮流将我们碗里的饭掏散、搞碎，松松的竟堆了起来，然后心满意足地说：“叉起（掏松）叉起又是一碗！”每顿饭都不厌其烦：叉。直叉得我们皆大欢喜。喝稀饭则教导我们大家舔碗：“粮食呀，可惜了的。”一轮一轮舔得干干净净，不用洗碗了。一日，看见他笑呵呵地在门口的太阳光里朝我招手，用筷子敲得一个茶杯咣咣直响，卖关子地问我们大家里面是什么。原来是他用十几朵南瓜花拌